

在夜雨中

萧红等著
劳动出版社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小册子共收集了七篇曾在上海劳动报“工人文艺”欄发表过的作品。其中“在夜雨中”、“画上升星的时候”、“升级”、“亲爱的列车员同志”、“光荣台前”等六篇，通过现实生活，批判了不正确的有害的劳动观点和态度，也表扬了几个有典型性的模范人物。“探望爱人”一篇写的是优秀的青年技术人员忘我地支援新兴城市建设工作的热情，親切动人，說服力很强。

在 夜 雨 中

楊伯明等著

劳动报社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

信誠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16/18 字数：

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

印数：1—10,000

統一書号：T10077·342

定价(5) 0.08元

K25
J222

目 次

在夜雨中.....	楊 伯 明	1
探望爱人.....	相 賓 馬 薩	5
画上紅星的时候.....	趙 寿 良	11
升級.....	董 君 勉	16
親爱的列車員同志.....	王 卿 礼	20
管自行車的老楊.....	万 家 春	25
光荣台前.....	光 瓚	28

在 夜 雨 中

楊 伯 明

五月初旬的一个晚上，陰沉了很久的天，忽然下起雨來。

这时，在靜悄悄的西康路藥水弄附近，有一輛挂着藥袋的腳踏車，飛一樣地駛了過來。騎車的是一個年約二十歲左右，臉膛瘦瘦的青年送藥員小余。他的一身中山裝已被大雨淋湿了。

車子到 1371 弄口停下來了。他用湿透的手帕擦了一下臉，从藥袋里拿出兩只藥瓶，在路灯下看了看，念道：“陈大年，長寿路西康路 1371 弄 97 号楼上。”然后他把藥瓶放回原处，推着車子進弄了。弄堂非常大，支弄又很多，陌生人走進去如入“八卦陣”。小余在弄堂里挨家的找，可是，一直找到底，也沒有看見 97 号。

“可能漏掉了。”他再回过头來重找一遍，仍旧是沒有。他把藥瓶上寫的地址重看一遍，說：“咦！明明寫的 1371 弄 97 号，怎么会沒有呢？不要是寫顛倒了。”

于是，他把車子推到 79 号門口，敲了好半天門，一位睡眼惺忪的老媽媽才把門打開。她用驚奇的眼光打量了一下小余說：“深更半夜，有什么事呀？”

“对不起，老媽媽，我是送藥員。請問你一个信：这里楼上有个陈大年同志嗎？……”

一听到送藥員，老媽媽把臉一沉，怒氣冲冲地把小余一推，嚷道：“去去去，我們这里没有什么陈大年，陈小年的，也不弄弄清楚，半夜三更來触人家霉头。”說着，她把門“砰”的一下关上了。

小余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又气又惱：“我又沒有得罪你，为什么一听見是送藥員就火冒八丈高呢？为什么用这样的态度來对待我呢？难道送藥是見不得人的事嗎？……不！”小余像是對自己作着回答：“这是过去的事，今天我們不也是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嗎？……病人吃了我送的藥，治好了病，又回到自己崗位上工作。嗨！这难道是見不得人的差事嗎？……老媽媽發火，那是她的封建迷信思想作怪，我要

計較這些干嗎？”想到這裡，他肚子裡的气，不知從那裡溜走了。

“現在怎麼辦呢？長壽路西康路？……喔，不要是長壽路吧。”於是，小余跨上車子，順着長壽路一直找下去，但整個長壽路連 1371 弄也沒有。他再到英華里找 371 弄……。几个可能搞錯的地方全都找到了，結果還是沒有影子。

小余束手無策了，心里像塞進一塊鉛塊似的難受。他再拿起藥瓶，拉出藥方呆呆看着。看着，看着，他的眼里像看見了一個病人，躺在床上呻吟，不斷的在問他的親人：“下去看看，藥怎麼到現在還沒送來？”

“叮當……。”救護車的聲音，把他驚醒過來；幻想沒有了，可是病人的聲音好像還在耳邊響着。

“我真的沒有辦法嗎？不！還要想法子！……打電話到他們廠里去。”

電話打通了，問了廠里人事科值班同志，但查出來的地址，仍舊是西康路 1371 弄 97 號。

一線希望又落空了。小余倒抽了一口冷氣，這時雨越下越大，風越吹越緊，弄得小余眼睛也睜不開，渾身更是濕得沒有一塊地方是干的。他現在是多麼希望回到自己溫暖的家，脫下濕衣服睡覺呵！可是任

务呢？

这时，一位人民警察，匆匆的在他面前走过；小余灵机一动，馬上赶到派出所，找到值勤的人民警察，說明自己來意。这位值勤同志馬上从里面捧出厚厚的一叠戶籍册，抽出有关的几本，一頁一頁的查着。

“在这里了！陈大年，西康路 1371 弄×支弄甲字 97 号。”找了一刻鐘，值勤同志兴奋地喊了出來。

小余一听已經查到了，欢喜得几乎要跳起來，一面連声感謝值勤同志給他的帮助，一面赶忙跨上車子跑了。

这条支弄可真难找，在一个僻靜的角落里。小余站在門外抬头一望，楼上窗戶里还亮着灯，說明这家人还没有睡，一敲門，里面就有人答应了。

“誰呀？是送藥的嗎？为什么到現在才送到？病人已經等了好半天了，真是‘急驚風碰到慢郎中’，不知你們怎么搞的！……”一个年約三十歲的中年妇女，面帶愁容，一面開門，一面嘮嘮叨叨地埋怨。

小余听到这些話，心里火头一冒：自己地址沒寫清倒不說，反而埋怨別人，真想批評她几句。但是回过头來想到她家有人生病，她正心焦地等藥呢！子

是，他压下心里的火气，堆起笑臉說：“实在对不起，因为你們臨走时匆忙了些，把地址寫得不完全，我找了半天沒找着，因此把時間耽擱了，請原諒。……藥可能有点凉了，最好溫一下再吃。”說完便上車走了。

这位中年妇女接过了藥，用感激的眼光望着他，只見他的影子迅速地消失在黑暗的深夜中了。

探 望 愛 人

相 賓、馬 薩

一晃眼就是兩年过去了，兩年前与他分別时的情景，如今还記得清清楚楚。兩年來，他——余國明一直是我最親密的同志，也是我心愛的人；兩年來，是他从洛陽工地來信，鼓舞着我追求進步的。

此刻我已身在火車里，我將去探望他。虽然他的來信里不止一次提到結婚的事，可是我一直沒有答复他，誰知道洛陽是个怎么样的地方呢？究竟新建的城市怎么样，我一直未親眼看过，难道可以在那里安家立業，过上一輩子么？不光我心里有这疙瘩，我年迈的媽媽更是一天到晚为我發愁，她老劝我另找一

个在上海工作的对象。

火車輪子飛快地旋轉的聲音，冲破了夜的寂靜。車子過了南京、徐州，轉折向西，向着廣闊的河南省的大平原駛去……。

“列車員同志，到洛陽還有几站？”

“同志！再過兩站就到了。有什麼急事嗎？您已問過五次了！”

難道列車員摸透我的心事了嗎？他雖已微笑着走过去了，我的臉上仍覺得火辣辣的。

火車駛過偃師，廣播員開始向大家報告了：“旅客請注意，前方停車站是洛陽車站……。”接着又報告了一些上下車應該注意的事項和洛陽的名勝古迹以及建設等。這時我已無心听下去了，心好像要从口腔中跳出來了。我想着：

“他已等我好久了，焦急了吧？”

“工作或許使他瘦了吧？”

到了工地，傳達室的人員用異樣的眼光迎接了我这个遠方的來客。當他們了解我的來意以後，拿起電話接通了技術科。

“同志，請等一下，他們在開會。”傳達人員回過頭來和藹地對我說。

“同志，我是上海來的！”

“啊哈！上海來的也得請你等一下，這是我們的制度！”

當時我覺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心想：老遠趕來卻碰上這麼多困難。本來噙在眼里的淚水，這時再也忍不住了，扑簌簌地落了下來。

正在這時，突然聽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接着，門“忽拉”一下開了，一個熟悉的声音在耳邊響了起來：

“漪芳！”接着一只健壯的手伸了過來。這不是我盼望着的國明嗎？這個声音不仍同二年前一樣嗎？可是，我由於剛才的氣憤還未息，只哼了一聲。

他像明白了我的心事，便輕輕地對我說：“咱們走吧！”他向傳達人員微笑着點了點頭，領着我出了傳達室。路上他對我說：“怪我來晚了吧？回頭我告訴你，你不但不會生氣，還會高興呢！”

他笑着推開了宿舍的門，隨手扭亮了電燈。

“這是我住的單人宿舍，領導上對每個同志都很關心。”他說着接過我手里的包袱放在椅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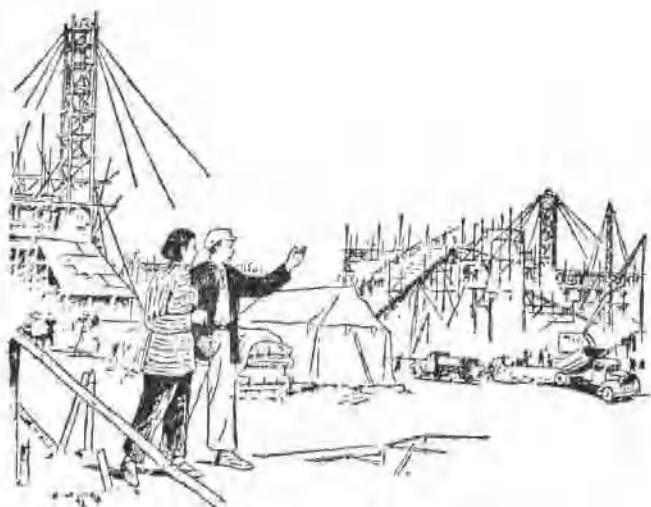
這個房間雖不算大，但很精緻，粉白的牆壁上掛着兩張風景畫，天藍色的窗簾還是嶄新的呢！靠窗前放着一張黃漆桌子，花瓶里插着一束鮮花。

“他多細心，多會安排自己的生活呀！”我不再不高興了，我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仍是那樣坦率、真摯，笑聲仍是那樣爽朗，身體比以前更魁梧了，一對大眼仍是那樣的閃閃發光。我們就这么坐着談着，忘了時間。“啊！已是半夜一點鐘了。”突然他抬起手看着腕上的手錶說：“你很辛苦了，現在休息吧！反正日子長呢！”他說着走了出去，輕輕替我關上門。

× × ×

早上，我一覺醒來，發現太陽把工地染上了金色。從左面的窗里望過去，一排排腳手架，密密層層地像森林一樣，架上的紅旗，在微風中飄揚。右面窗子的外面，是已經落成的一座一座的樓房。遠遠數過去，一座、兩座……，數不清了。啊！多宏偉、多整齊，我們上海那有这么整齊、高大的厂房呀！

我正看得出神，門口响起了一陣笑聲，國明和他的同志們來看我了，他一一替我介紹，有廣東來的，有東北來的，有湖北來的，更有來自四川的。見了他們，我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尊敬的热情，他們都是離開溫暖的家庭，熟悉的故鄉，千里迢迢來這裡為祖國建設的啊！同時，我也暗暗為自己的愛人驕傲，因為他也是其中的一個啊！



國明陪着我參觀這宏偉的建設工地

國明陪着我參觀這宏偉的建設工地，我雖是上海來的人，可是到了這裡已十足變成一個“未見過世面”的人了。國明得意洋洋地說給我聽，仿佛談自己的成績一樣：

“我們剛來到這裡的時候，這是一片荒涼的野草地，沒有人家，也沒有路，可是咱們工人就在它上面——”他舉着兩隻手，又習慣地理了理頭髮說下去：“在這野草地上蓋成了高樓大廈。”接着他又感慨地說：“黨和政府的計劃是多麼偉大呀！”

這時，在工地新修的馬路上，載運材料的汽車像

穿梭似的來回奔馳着。

“國明！那是什么？”我指着一排像布告欄樣的架子。

“你昨天沒有注意嗎？那是光榮榜。”他像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說着就跟在我的背後。

我一边走，一邊看着光榮榜上的照片。一個，兩個……啊！也有他呀！我看見了他的照片，他那微笑的臉上，兩只大眼閃着光。我仔細看着下面的簡單介紹：

“余國明同志，在風雨中堅持工作，主動領導小組提合理化建議（共12條），提前25天完成本季度的任務，升任技術員後，肯到現場積極地找羣眾商量……。”

啊，他的進步多快！他早就升了技術員，在信里還一直沒向我提起哩！

“走吧！”他拉我穿過一層柳林，指着前面的一座大樓說：

“這可不比上海的大光明，但也可以招待客人呀！”他把“客人”兩字說得特別响。

我用眼白了他一下，我們二人哈哈地大笑起來了。說着，笑着，我們走到電影院隔壁的一座兩層樓

里，这是消費合作社，日用的东西应有尽有，擺滿了所有的櫥窗，因为今天是星期天，里面挤滿了人。

我們回到工地的時候，已是燈火通明的晚上了。照例他又去開會了。我獨自坐在宿舍里，思潮不斷起伏着。這一兩天里，洛陽這個地方給我的印象是太複雜太深刻了，整個城市仿佛是一個建設工地，有多少景象是我在上海從來沒有見過的。生活在這樣一個嶄新的城市里，為祖國建設這個新的工業城市出一把勁，該有多么好啊！簡直太好了！我想起本來存在心里的疙瘩，不禁臉紅了。我替自己作了個決定：答應他，和他結婚，我也要在這裡參加工作，在這個祖國新的工業城市里住上一輩子！假使祖國需要的話。

我懷着激動和興奮的心情，拿起了筆，給媽媽寫封信去，我相信媽媽一定會同意我的。將來，我還打算把她老人家也接到洛陽來住哩！

画上紅星的時候

趙 壽 良

公私合營以後，在十幾個人的小廠里，也開展了

热烈的劳动競賽。宿舍兼作飯廳的三層樓上擠滿了人，正在討論產量指標。

“‘來司螺絲’行政指標每天車 80 只，大家討論一下看，能做得到嗎？”組織員啓發大家。討論指標這是第一次，大家不知如何好，面面相視，好一会沒有人發言。

“這批生活是準備叫國強和明發做的，你們倆先講講，一天車 80 只行嗎？”黃師傅看着國強和明發說。

這時國強心里想：“‘來司螺絲’一天車 80 只怕不行吧！”他想提出來，可是再一想，明發是他師弟，技術比他弱一點，明發還不嫌定額高，老師兄先說不行，這還像話嗎！于是他用眼睛盯着明發，意思叫明發先提出來，自己可以支持他。

可是明發有自己的算盤，他想：“這種活去年也車過，不急不慢每天 50 只不愁，現在每天 80 只，是緊了點，但過去，磨刀的時間花了很多，要是能把車刀的角度改一下……。”想着他站起來說：“我認為每天車 80 只能行。”國強一听這話心里發了急，但又不好意思反對。

熱心的會計員，為了鼓勵大家完成指標，特地做了一張很大的表格貼在車間里，上面寫着每個人的

名字，誰完成定額，名字下面就画个黃星；誰超額，就画个大紅星；达不到指标的，只好讓它空着。

第一天开始实行定額，國强心里想：我可不能落在明發后面，要爭取完成指标。这天他工作十分賣力，車得滿头大汗，可是下班后一点数，只有 73 只，差 7 只沒有达到指标。他連忙跑到明發跟前，問明發車了多少。当听到明發說已經車了 92 只，超額 12 只的时候，他真是大吃一惊。心想：这下可完啦！老师兄的臉丟完啦！忽然他灵机一动，忙把明發拉到后門外弄堂里小声說：“我和你商量一樁事行嗎？不过这事不能告訴別人知道。”明發想他今晚大概又要和女朋友去看戲，向我借那条新做的呢褲子吧！便連忙說：“可以，可以，借呢褲子是嗎？一句話，將來吃糖。”

國强听了忙打断他說：“不是，不是……因为我今天沒有完成定額，你倒超額完成了，我問問你……。”

“哦，交流經驗是吧！我的刀磨……。”

“不是，我想請你从超額的数字中借 7 只給我，这样，我也可以完成任务了，你呢，同样还是超額。怎么样？帮帮忙吧！”

明發一听，觉得这倒是新鮮事。暗暗衡量着：不

借給他吧，有点难为情；借給他吧，难道劳动競賽中就是这样互相帮助的嗎？想完，他回头对國强說：“不行，不能这样帮助。这是欺騙！明天我們來研究一下車刀角度，你就可以提高了。”

“远水救不了近火，先把今天的問題解决一下，明天再向你學習。”國强苦苦要求。

“不行，我不借。”明發連連搖頭。

國强气得滿臉通紅，把手一摔說：“好吧！看你当劳动模范去吧！”說完只顧回家去了。

明發这时也觉得自己太急躁了点，沒有好好把道理講清楚，他想：“明天向他道歉吧！免得老师兄不开心。”

第二天一开工，明發就主动跑到國强車床跟前，也沒有注意周圍的情形，他兩只眼睛盯着國强的車刀角度。看了一回，他忽然高兴地大声說：“國强，你把車刀角度再磨得向外斜一点，試試看，也許就行了。”

他的話声驚动了旁边干活的老师傅。老师傅抬头向他們这边望了一眼，微笑着自言自語說：“不錯呀！师弟來帮助师兄了。”听見这話，國强的臉一下子紅了。他看了明發一眼，爱理不理的鼻子里哼了一